



● 李 硕

苻坚的梦里长安

370年隆冬，一支队伍穿越冰雪覆盖的华北平原，缓缓朝西方行进。这是前秦皇帝苻坚统率的军队，他们刚刚征服了慕容鲜卑的前燕王朝，正返回自己的都城：长安。凯旋的队伍进入山河四塞的潼关，继续西行，灰暗巨大的长安城郭渐渐浮现在雪野之中。队伍行近一条河流——灞河，西汉文帝的巨大陵墓俯瞰着河桥。“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”，这里从来是离开长安的旅人与亲友话别之处。如今河桥边站满了迎接的队列，苻坚的母亲、皇太后苟氏正在这里迎接儿子班师。秦军装甲骑兵严密监视着二十万鲜卑俘虏。昔日燕朝的皇帝慕容暕和他的众多后妃、兄弟宗亲、文武百官，都在俘虏队列之中。



河山家国

苻坚这一年三十三岁，但已经做了十三年帝王。对于他和族人来说，长安既是异域，又是家乡：他们出自氐族，一个世代生长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山地部族，在三十多年前，这个部族被石虎迁移到河北，成为骑兵雇佣军。

苻坚是大迁徙之后的一代新人，他自幼生长在邺城，没有经历过故乡山谷中的生活。从邺城西望，遥远的长安又和传说中的西方故乡重叠起来。

石虎统治下的邺城聚居着胡汉氐羌各族，各种语言、风习杂糅并存，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混合文化氛围，塑造了苻坚

的早年记忆。他八岁时曾向祖父请求拜师求学，戎马一生的老氐人大为吃惊：“都说我们是戎狄异类，祖辈只知道喝酒，现在居然有要读书的孩子了！”

苻坚自幼饱读汉文经书，他惟一的梦想就是儒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理念。连年的纷扰战乱、民族征服，更使他树立了决心：所有民族的人，都应当和平地生活在一个统一王朝之下。如今，燕国已灭，前秦王朝达到了当年石虎帝国的版图。但苻坚志不在此，这仅仅是他圣人王朝之梦的起点。

长安，是西周王朝旧都，华夏历史在这里告别了殷商的血腥残暴，建立起真

正的礼乐文明。西汉王朝也建都于此，将华夏文明扩张西及葱岭东到南海的广大地域，东亚世界从此被同一种语言和文化所主导，这代表了华夏文明的巅峰。而他苻坚，则有志创造超越秦皇汉武的功业。

长安的城垣、宫室，主要是汉高祖刘邦时期的规划建设。东汉以来，这里告别了帝都生活，但仍是王朝的西方重镇，它的城区规模要比东都洛阳大一倍以上，保留着汉家的巍峨宫室。三国以来，关中几经动荡离乱，长安也遭到毁坏。如今，在昔日远山蛮族——氏人的手中，它正一点点恢复昔日旧观。和当年周武王从这里攻灭殷商一样，长安的氏人王朝也要成为整个华夏世界的新主宰。如今，经过两代人的励精图治，苻秦王朝终于一举攻灭了东方强敌，占领了整个北中国，长安再次成为中原和塞外蛮族世界朝圣之旅的终点。

凯旋队伍逐渐走近长安最雄伟的东门——青城门，因为这座城门漆成了独一无二的青绿色。一座旧碑在路旁无言而立，它是三国曹魏时所立，记载了当时名将郭淮镇守长安、一次次挫败诸葛亮和姜维北伐的功业。和今天前秦大军的战果相比，那点事迹显然已经无足轻重了。青城门内，是东西横贯长安全城的主干道，两侧挤满了人群，好奇地等待观看鲜卑俘虏、出征军人的家人们，正在焦急打听亲人的消息。

鲜卑俘虏和满载战利品的车队穿过街道，前往苻坚家族的宗庙举行献俘仪式。亡国君臣通常会在仪式上被处死，但苻坚此次没有处死或惩治任何人。仪式之后，慕容君臣马上被授予了封爵和官职，成为长安的新显贵。至于十多万慕容鲜卑的普通族人，则被安置为军马牧场中的劳动力。

氏族帝王圣人梦

百年离乱以来，关中贫瘠凋残，长安城的生活也刻板单调。但鲜卑俘虏们为这座古城带来了新的风情，来自东方的财富也使它迅速变得富丽堂皇起来。除了功业，征服还为正当壮年的苻坚提供了生活情趣。在慕容鲜卑俘虏之中，有燕帝慕容暉的妹妹、十四岁的清河公主，她

很快成为苻坚的宠妃。公主十二岁的弟弟、中山王慕容冲也形貌俊秀，成为深受爱幸的男宠。凯旋的苻坚沉溺在对姐弟二人的迷恋之中，其他妃嫔甚至都难得见到君王。慕容冲小名凤凰，长安民谣也在传唱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庄严冷峻的长安宫阙因这对姐弟而笼罩了一层暧昧迷离的氛围。

灭燕之后数年内，苻秦帝国的扩张更为迅猛。石虎当年未能征服的割据势力，此时相继被秦军踏破。俘虏和战利品来自遥远的巴蜀水乡、塞北草原、西域大漠，都在青城门内的街市上列队而过。比如割据河西数十年的张氏凉国，那里有大量躲避胡乱的中原人，他们还穿着从汉代传下来的最正统的华夏衣冠，保留着珍稀的经籍古书。草原上的鲜卑拓跋人也被押解到了长安，他们都被剃光前额，头发编成小辫，驱赶着各自的牛羊骆驼。

陆陆续续进入长安的臣虏之中，对苻坚影响最大的，是年过六旬的僧侣释道安。他原在东晋的襄阳修行，379年，正当苻秦帝国全盛之时，秦军攻克襄阳，将他作为战利品带回长安。道安是河北人，青年时和苻坚一样在邺城生活，所以他们一见如故。当年邺城里最风光的是胡僧佛图澄，他擅长用呼风唤雨、占卜预测、长生不老等方术愚弄没文化的胡人显贵，成为石赵一朝的国师。苻坚和道安对这种妖术般的做法都很不齿。

此时真正精深的佛学知识、经典还没有传到中原，偶尔有西域来游历的胡僧，能用梵文（古印度语）背诵佛经，却不懂汉语。道安为此立志，要将真正的西方佛典译成汉文。苻坚在长安建立了寺院，供养道安研究佛学，希望他能为自己提供来自西方智慧世界的咨询。

数十年动乱以来，学校几乎在中原消亡，能读书识字的人已经是稀有之物，这些在苻坚治下又一一重新恢复，长安新建了太学，各地州郡也要兴建学校教导民众。他每月都要驾临太学观摩儒师授课，还要亲自考评学生学习的进展。他甚至给领兵打仗的将军们都配备了博学的儒生做教师，督促他们学习文化。这些出身夷狄、毕生戎马的蛮族将领大都苦

不堪言,这项政策最终没能推行。

南征诱惑

苻坚最后,也是最为宏大的目标,就是江左的东晋王朝,它延续着自汉、魏以来的正统王朝世系。区区江左最多不过五百万人,而前秦帝国统治着至少一千五百万臣民。苻坚急于发动一场南征,统一整个中国。

对这个想法,苻坚身边所有的宗室重臣都表示反对,但苻坚不为所动,他坚信自己的宽容和仁慈已经感化了所有人。比如,叛变老手慕容垂曾试图叛逃,被擒获后苻坚还是宽恕了他,甚至官职都未曾降低。他自信,这种宽大也足以感动江东的敌人。

江左风流、南渡衣冠也是他最心仪的,那是所有中原传统和士族精致文化的总集合。苻坚梦寐以求的,就是能和王、谢名士共坐一堂,清谈玄理。他自信在这方面,他也可以让江左士人折服。军队还未动员,苻坚已经为东晋君臣在长安建好了宅邸,只等他们到来居住。他甚至还给东晋君臣都预留好了官职:少年皇帝司马昌明将是尚书省第二首长左仆射;名士谢安则担任主管人事的吏部尚书。江左名士和慕容鲜卑、氐羌豪酋共坐一堂参谋政事清谈畅饮——这个场景使得苻坚寝食难安。

他毕生的追求,或者说在众人眼里的最不可思议之处,就是这种试图感化一切对手的狂热。高僧释道安曾经委婉劝他:南征之事,放手让将军们去做就可以,君王应当坐镇长安。但苻坚执意亲征。这种执著背后,隐藏着苻坚内心深处的不自信。他的前半生都活在母后和王猛的全盘规划之下。每次他想亲自指挥一场战争,都被王猛巧妙化解推脱。如今两人已逝,他正要用南征证明,即使没有别人协助,自己也可以完成一桩千古事业。

383年的8月,苻坚带着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离开了长安,向东南方进发。能征善战的慕容垂兄弟,甚至前任燕帝慕容暉都已先期抵达边境,投入了和晋军的交战。

此后三个月的淝水之战已是妇孺皆

知,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会记载,那个寒冷冬月里,苻坚惨败在寿阳城下。但最不为人知的,恰恰是那个以前和之后的苻坚。他最辉煌和阴冷的舞台都属于长安。

凤凰止阿房

兵败一个月之后,苻坚回到了他的长安。晋军也被自己的胜利震惊了,没有发起大规模追击,秦王朝的一切似乎还在掌握。但各地鲜卑叛乱的消息接连传来,苻坚眼睁睁看着曾经被他宽恕和信任的臣虏一一背叛。庞大的苻秦帝国顿如金瓯落地,迸裂为大小碎屑无数。一场战役引起北中国如此剧变,所有人都始料未及。

384年的春天,慕容垂在东方起兵,围困了东方重镇、燕国旧都邺城,苻坚的一个儿子在城中拼死抵抗。东方从此与长安失去了联系,苻坚只剩了关中的一隅之地。

慕容冲也在平阳起兵。被迁徙到西部牧场的数万户鲜卑都来投奔,叛乱部众迅速扩张到十余万人。慕容冲没有东下返回故里,而是向长安杀来,因为这里有他们的父兄妻儿——慕容成员虽然在外面做官,但他们的家人都在长安城中。

苻坚正在忙于和叛乱的姚萇羌人作战,获悉慕容鲜卑逼近,他急忙退返长安,派五万秦军迎战慕容冲。鲜卑人接连击败秦军,苻坚的一个儿子也在战斗中被杀。慕容冲围困了长安,他在长安城西的阿房宫旧址修建起营垒,准备长期围困长安。城内外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血战。

数年之前,关中曾流行童谣“凤凰凤凰止阿房”,苻坚以为是凤凰即将降临的预言,命人在阿房宫里种满了梧桐和竹林,因为传说凤凰只吃竹子的种籽、栖息在梧桐树上。如今,竹林刚刚开花枯死,果实累累如稻穗。慕容冲小字凤凰,他和部属们采集竹籽为食,据说正应了当年的童谣。

鏖战之中,苻坚登上长安城楼,看到漫山遍野的慕容冲队伍,不禁叹息:“白虏究竟从何而来,居然如此强盛!”鲜卑人皮肤白皙,经常被称为“白虏”。

十四年前和苻坚初见时,慕容冲尚

是十二岁少年，此时已是鲜卑部众的复仇统帅。他在城下向苻坚喊话，要他交出城中的鲜卑亲人，包括兄长慕容暉和姐姐清河公主。九月秋风之中，苻坚看到慕容冲形容消瘦，衣衫单薄，念及前情，不禁恻然。他解下自己的锦袍，命人下城送与慕容冲，并向他口传诏旨：“卿事业草创，跋涉远来，想必受尽劳苦。今赠卿一袍以表心怀。当年朕对卿恩义如何，为何一旦忽生此变？”

慕容冲已不再是那个孤单的后宫少年，他命部下接过锦袍，并向使者转达大燕皇太弟的口谕：“我今心在天下，难道在意这一件锦袍之恩惠？卿如果知晓天命，应早日束手归降，送我兄燕帝出城！我自当优待苻氏，重续前日之好。”

苻坚不甘接受这种城下之盟。他悔恨当初不听众人之言，终使白虎儿翻覆天下！

兄弟父子，君臣情人，灭国征服，离叛雪耻，十年家国，万里关河。长安城上空漫天乌鸦，在风中翩然飞舞，聚似奔流的黑色漩涡，散如漫天败叶飘飞。它们沙哑的嘶叫如叹惋，似嘲弄，俯瞰着人间的杀戮、仇恨与血战。

这年年底，慕容暉向苻坚报告：自己的儿子准备结婚，请苻坚来家中做客。他准备借机杀掉苻坚，结果阴谋泄露，苻坚痛骂慕容暉后将其处死。氏人在仇恨和饥饿的驱使下，不分男女老幼杀死了城中所有鲜卑人。获悉兄长死讯，慕容冲在阿房旧宫继燕帝之位。

苻坚已去宫阙依然

385年的新年，长安的将军们按惯例朝见苻坚，共进一餐，此时长安城中已经没有任何粮食。苻坚不甘坐死穷城，数度出城与鲜卑交战，长安城外两度伏尸遍野。已成人间地狱的长安城内，有一小群胡汉僧人，正在尸骨堆中翻译佛经，为首者便是高僧释道安。他们的事业此时刚刚开始。就在慕容暉试图谋反的前夜，众僧译《僧伽罗刹所集经》告成。

385年二月，长安城内已绝粮多日，一切鼠雀、皮革、筋角都被吃光，人吃人，正由私下转为公开。八日，年过七旬的道安忽然告诉众僧：“吾当去矣！”随后长

逝。数日后，众僧译《增一阿含经》毕。

现实世界里的恶战还在持续。到五月，秦军已丧失了作战的实力，鲜卑人开始攻城。

苻坚亲自在城墙上督战，他的铠甲上缀满了羽箭，鲜血渗透了衣服，所到之处都留下腥红色脚印。饥荒血战使所有人都丧失了理智，他们的行为荒唐而怪异，世界似乎充满了无端变故。他平生不相信预言巫术，但这时忽然从预言书中发现了一句：“帝出五将久长得。”长安城西恰好有座五将山，苻坚于是带着数百人前往山中。姚萇军队在这里掳掠粮食，恰好俘虏了苻坚一行。不久，苻坚被姚萇处死。

慕容冲带着鲜卑人开进了长安。为了给死去的亲人报仇，他们在城内大肆屠杀。此时慕容垂已经在东方称帝，慕容冲不敢返回故里，但他既不敢入住，又不愿离开长安，这座庞大城市里封存着他无法言说的少年岁月。他只好带着部属们在阿房宫修建房屋、播种小麦，准备长期居留关中。但鲜卑人回乡心切，他们杀死了慕容冲，推举一名宗室慕容永为主，离开长安东去。

姚萇终于占据了关中，他在长安建立了自己的秦王朝。为了和苻坚的秦朝区别，姚萇的被称为后秦。姚萇如今登基大典之所，正是当年向苻坚称臣的宫殿。

苻坚太理想化，太想做圣人，他对敌手的谅解和宽大，终于导致苻秦帝国轰然瓦解。但那些靠背叛他建立帝业的人，却从不敢嘲笑和蔑视苻坚，这些人毕生都将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中。

苻坚死后，译经僧众一度星散。但在前秦废墟之上建国的姚萇、姚兴父子，仍无法摆脱苻坚亡魂的折磨，他们开始向佛教寻求救赎。姚兴大建禅寺，广立神像，百姓纷纷剃度出家，历经战火、屠杀、饥荒的长安，此时俨然已成佛国。尚在人世的译经僧都受到姚兴的丰厚供养。陆续有鸠摩罗什等西域高僧来到关中，继续主持翻译佛经。毕竟，除了空无寂灭的佛理，再没有什么能安慰这片渗满鲜血的多灾多难的土地，救赎那些曾经在欲望、道义与恐怖罪恶中苦苦挣扎的灵魂了。